



□雪樱

爸爸离开后,我每天数着日子度过,在日历上一天天标记,屈指算着,就到了庚子中秋节,这一天是他去世的第94天。没有爸爸的中秋节是不完整的,我愈加体会到思念的重量。

那天午后,我做了一个梦,有人大声问我,“你爸爸在哪里?”我拼命地寻找。过去一喊“爸爸”他就答应,这次找呀找呀,找得满头大汗,却无人回应。我突然惊醒,房间里一片死寂,泪水顺着脸颊簌簌而下,爸爸已经去了天堂。又到中秋团圆节,不知道爸爸听到我的呼唤了吗?

1912年9月25日,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,“阴历中秋也……见圆月寒光皎然,如故乡焉,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。”

人到中年,我才体会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切肤滋味。过中秋,就是过圆月,天上明月鉴照,一家老小围坐,灯火明亮可亲,佳肴水饺飘香,沿着窗边氤氲出的一团祥和就是团圆。而今,家中少了一人,我的心如漏了底,到哪里去寻找团圆?又该拿什么填补心灵?就像杨绛先生在《我们仨》中所写,“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。往者不可留,逝者不可追,剩下的这个我,再也找不到他们了。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,重温一遍,和他们再聚聚。”

不由得想起小时候,中秋节最馋嘴的就是学校食堂做的酥皮月饼,个大,皮薄,馅多。我成长在家属大院,大院对过就是大学,学校食堂里的师傅做菜手艺好,面点也做得有模有样。那个年代,凭饭票购买,买了大都是走亲访友送礼,很少自己舍得吃。爸爸下了班早早去排队,晚了怕买不上。酥皮月饼,手工制作,关键用的油也好,五个一斤,油纸包好,用一根细绳打成十字花,拎在手里,才花四块钱。爸爸买上两提溜月饼,再选上几样点心,牛舌酥、鸡蛋糕、大麻花等,连夜骑自行车十多公里给姥爷送去。而我只能过过眼瘾。有一次,放学回来看到桌上放着刚买来的月饼,我忍不住伸手一摸,热乎着呢,心里大喜,用手从纸包装的一角抠出一小块,抿进嘴里咂摸几下,不禁偷着乐。我对中秋的最初记忆,就是包裹在月饼里的甜滋味。

爷爷是一级驾驶员,在学校开了一辈子车,零事故,过去每年开学前开着大客棚车去接新生报到,带的徒弟他都记不过来。中秋节前,徒弟们都会送来过节礼,瓜果梨桃,新鲜的山货,红彤彤的山楂,青皮的核桃,毛茸茸的栗子,熟透发黑的大枣等,当然也少不了月饼。人来人往,煞是热闹。爷爷家人少,吃不了就分给邻居品尝。听父亲说,有个百货公司的张经理,每年中秋节都来登门探望,送来猪头肉、猪蹄子、猪下货等熟食,那个时候没有真空包装,吃不了只能塞进冰箱。爷爷爱吃这些卤味,或许就与这位张经理有关。上中学后,后奶奶进了门,再去爷爷家过中秋节就有些不自在,吃完团圆饭便回家了。但是,爷爷总会把最好的月饼给我留

## 庚子中秋思故人

【时节】



【城市地理】

## 仰望

时,心中瞬间涌起一股崇拜感。这位普通的建筑工人,胆量和技艺令人刮目相看。春夏秋冬,无论晴天丽日,还是刮风下雨,或寒冷,或炎热,高空作业的高强度、危险度和专注度,对身体和心理的考验,我敢说,常人无法做到。后来,我在仰望大楼时,目光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塔吊上。倘若心无急事,我会随着塔吊的起降、旋转,呆呆地看上几分钟,越发感觉塔吊上的人了不起。遗憾的,我无法看清塔吊操作工的模样,只看到高高耸立的塔吊在其操作下,将钢筋、水泥一应建筑所需材料,准确送达指定位置,催生大楼越来越高。

操作室是他的独立王国。他是操作室里的王者,高高在上,君临万物。地面上的车辆行人,一草一木,皆在他的俯视之中。街头流动的人群,官员也好,富豪也罢,或是普通人,若想看他一眼,只能仰视。

他自己可能从来不会这样想。作为进城务工的农民,他参与建设一座又一座大楼,而这座城市却未必有他的一砖片瓦。他会向往住进吵闹的城市吗?也许他挂念家人的同时,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,用自己的双手多赚钱,让家中的父母、妻儿日子好一点,

着,还有咧嘴的大石榴,酸甜的果丹皮,香酥的糖果。有时候爷爷还会在校门口等着我放学,塞给我两个五仁月饼和几块酥心糖,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

1995年,从厂里下岗后,爸爸外出打工供我读书。那时候过中秋,爸爸能够回家相聚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每回过节回来,他都在大观园车站下来倒车,只为给我买爱吃的蒿家扒鸡和鲁味斋猪蹄。至今,我闭上眼睛都能回想起当时的场景:傍晚时分,我背着书包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家,还没上楼就听到爸爸说话的声音,于是三步并作两步,进门后望见爸爸花白的头发和熟悉的笑容,又看到他那个风尘仆仆的黑色提兜。爸爸满脸喜悦地招呼我,“快放下书包吃饭,你爱吃的猪蹄,买回来还热着呢。”屋里弥漫着浓浓的香气,昏黄的灯光下映照着爸爸细密的眼角纹,我不顾吃相将猪蹄一分为二大口啃起来,边吃边和他说学习上的事。爸爸认真听着,不住地叮嘱,“要虚心学,好好上,想吃什么就和你妈说,咱不难为。”妈妈没有工作,家里仅靠爸爸微薄的收入,但他从来都是宠着我。记得刚升入中学时我被分到快班,学校首次开设电脑课,让交两千块钱。那时候一说到电脑,同学们都两眼放光,跃跃欲试。妈妈开完家长会给我爸爸打电话商量。爸爸斩钉截铁地说,“别人上咱就上,多少钱都得交!”妈妈死活不同意,心疼花钱多,毕竟还得过日子,又找老师沟通。爸爸知道后很生气,专程赶回来一趟送钱,他语重心长地说,“孩子分到快班不容易,别让她将来为这件事后悔,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”最后截止的那一天,我交上了电脑班的学费。很多同学进入快班后生优越感,上电脑课时经常背着老师玩游戏,甚至逃课相约出去蹦迪。我一节不落地上课,专注做题和学习,就是怕辜负爸爸。

现在想想,爸爸在世的时候,那些中秋我似乎都虚度了——我怎么就体会不到团圆的重量?我怎么就明白不了天上明月照我心的意义?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头顶的那轮月亮了?过中秋,原来是过以前,随着年龄增长,我愈发感受到,这种绵长的滋味就是思念。

从日子的褶皱里小心翻拣出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记忆,那些人,那些往事,如同黑白电影一般在脑际中播放,和着时光的流逝,我们感念生活,叩谢天地。月圆月缺,月光幻灭,都蕴含深深的祝福,美好的祝愿——那一轮俯瞰万家灯火的月亮,之所以历久弥新,从不重复,在于它的慷慨无私,在于它的包容悲悯,它祝福那些运气好的家庭,也祝福那些苦难的人们,它接受众生的悲欢喜乐,它也接纳不圆满的人世间和不快乐的人生。它让我顿悟,圆满就是瞬间,团圆就是此刻,生命就是祝福,这就是思念承载的全部重量。

年年中秋话团圆,庚子中秋寄思念。借着这轮明月,我与爸爸悄悄对话:他不在的日子,我一定好好替他活,从今往后,我把他装在心里,带着他的祝福,我们一家永不分离。

【话中情】

## 奶奶曾经告诉我

□王维来

我从小跟奶奶长大,奶奶对我的影响最深。奶奶是一个不识字的地地道农民,20岁时嫁到我家。23岁时我爷爷不幸去世,奶奶用柔弱的身躯坚强地支撑起了这个家,从此幼小的父亲便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。奶奶是不幸的,也是幸福的,在她81岁高龄时,我把奶奶接到城里和我们一块生活,既能让她与她的双胞胎曾孙共享天伦之乐,又能让我们后辈有机会在她的言传身教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朴素教育,这也是奶奶最希望看到的。

记得小时候与村里的小伙伴们玩打坷垃仗的游戏,我不小心砸坏了邻居家的窗玻璃。知道闯祸了,吓得我们四处逃散。不知谁告的状,这事被奶奶知道了,奶奶问我:“这是不是你干的?”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敢承认。奶奶告诉我:“好汉做事好汉当,如果真是你干的,你就要勇敢承认。”在奶奶的严厉教育下,我承认了这个事实,认识到了自身错误。通过奶奶的教导,我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:事情不论对与错,都要敢于担当。

上小学时,我喜欢下军棋。由于没有钱,始终无法拥有自己的军棋。记得一天放学后我值日,打扫讲台时意外发现了课间老师没收的同学的军棋。我当时一阵惊喜,心想老师可能早把这件事忘掉了,教室里也没有其他同学,如果我偷偷拿走,这盒军棋不就属于我了吗?想到做到,我悄悄把军棋放进书包带回了家。晚上做完作业,我拿出军棋欣赏,却被奶奶发现了。奶奶问:“你从哪儿弄的军棋?”我说:“同学的,拿来玩玩。”奶奶可能从我的回答和行动中发现了什么,她告诉我做人就要诚实,不要欺骗别人,不是自己的东西永远别要,更不能偷拿别人的东西。奶奶用最朴实的话语教育影响了我,让我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始终坚守干净自律。

上大学时,奶奶总是告诉我钱财可以被别人拿走,但装进自己脑子里的知识永远偷不走,一再叮嘱我要多学知识、听老师的话。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,奶奶虽然年事已高,但思路清晰,告诫我的话不减而多,大多是服从领导、干好工作、别犯错误之类。奶奶的话语虽然普通却饱含哲理,“听领导的话、好汉做事好汉当、不是咱的咱不要”是奶奶对我的最多告诫。

奶奶用最古老、最传统、最通俗的言行教育影响着她的子孙后代,默默无闻、一生坚守、代代相传、一脉相承,固守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家风。这是万千家庭的一个缩影,一个传承,一个坚守。奶奶以97岁高龄寿终,永远离开了我们,但她的言行告诫却让我们铭记、坚守和秉承。

奶奶,请您放心,我会牢记您曾经告诉我的话,对党忠诚、敢于担当、自身干净!

再好一点。有一次我亲眼见他收工走出塔吊,站在铁梯上朝东南方停留片刻,他在遥望远方的乡下老家吗?有人告诉我,建设中的大楼是一座综合体,豪华的商场,奢华的酒店,舒适的电影院,将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消费场所。我想,大楼开业,工薪到手,他会将父母和妻儿从乡下老家接到城里,到商场里转一转,为老人和妻儿添几件新衣。累了,去酒店开开洋荤,点几道好吃的饭菜,让家人一饱口福。他会借着酒意,得意地对儿子说,瞧,这大楼有你老爹的一份功劳。

大楼仍在长高。我每次仰视塔吊时,时常为这位高空作业的农民工兄弟捏一把汗,多出一些担心。那天傍晚,我在工地围墙门口询问塔吊上的人何时下来,我想见一见,为心中所想寻找答案。门卫告我不知具体收工时间,亦不认识塔吊上的人,我只好悻悻地转身离开。夜里,我还在想。劳累一天,回到工棚的塔吊操作工,抿几口烧酒,该不会失眠吧。

日复一日,我重复着上下班经过的路。我在仰望大楼注视塔吊和塔吊上的人时,蔚蓝的天空映入眼帘,辽阔、高远,心随之澄明起来。

□王国政

有一天我忽然发现,每天上下班途经的道路旁,正在施工兴建的大楼已疯长至近50层高,且没有任何封顶的迹象,以至于我站在楼底仰望楼顶时,头部与后背须呈90度,否则你无法看到楼的全貌。我在注视大楼的同时,注意到楼一侧直插云霄的塔吊,它是大楼长高的功臣。

打那以后,我每天步行经过这个高大的建筑物面前时,脚步会不自觉地放慢,或者干脆停顿下来,对着大楼看几眼。

促使我持续关注和仰视这座大楼的,是塔吊上的人。

那天晨曦映红了城,为大楼涂上一层金色。我跟往常一样仰望大楼时,在已建成的约摸30多层楼的步梯间,突然走出一个人,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,沿大楼与塔吊之间搭起的空中廊桥,闪身进入塔吊中间的铁梯,扶栏直上,步子不疾不缓,身影越来越小,直至走进塔吊顶端的操作室。显然,他是塔吊的操作者。每天,他就这样随着楼的长高,一步一步走进操作室,一步一步走出操作室。

我在目睹塔吊上的人攀登向上的姿态